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藝文　論　辨　說　考　疏　引

明

江西大志論二首　　王宗沐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彼固自以為起于中古憂衰世之事也衣袽復隍之警弧矢除戎之義蓋拳拳焉而後世自戡亂之後未有不弛然解者故歐陽修曰三代以前

之治亂未甞不以德三代以後之治亂未甞不以兵是烏得罷不講也江西東南大都濵江帶湖四要之地自三代以還其戰爭之畧盡于此矣此乏則彼乘民安則盜輯乘除機宜可指諸掌者入我朝正德以後則漸入于多事葢不復可以雅馴優游理矣今各衛之額大率視初年多耗減不十四五而往往事起輒不足戰更調客兵如桃源之難狼兵猶不可用而籍邊兵一時芟刈之力若病者投以峻劑非不適意然邊廣兵苦驛騷不

可束縛而田州上官岑猛因以輕中國歸而有反心譬之病稍去而元氣耗疲則雖一時猶難語理而況為經年之計與數世之安者耶嘉靖壬子海上難作天下皆震徵兵轉輸不啻焚溺項者調狼兵以萬計近又募人廣海間道必取西江其供應不給而焚廬掠奪幾無異賊巡撫何公遷巡按鄭公本立皆條疏令總督遣官護涖又須部伍不得雜以無藉者即奏可施行而彼方魚鳥聚朝不閾夕緩之益甚急之恐生他變張頤瞑目以

視其虜暴不敢誰何時復有半道不歸者往往散在江湖間為盜其計未可遽止也而況贛州之賊頻連閩廣乘機竊發每歲報警不能草獮禽薙以稱快志而一二歲寇自閩者由崇安出新城南豐震驚撫建每一報至即求于不可為計若此者豈非預練素備之道不明則無以待其至耶段秀實曰虎豹之所以可畏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去則狐豚特犬皆能為患今各縣旁伺意在需時萬一水旱相仍捧土不塞江河是濫而況連湖

湘以為上流控南都以為右腋其患非特豚犬也諸衛減耗民畏言兵若支贅者每一調遣練習若兒戲然懲前患者老不記憶宴目前者壯不他慮其威非特云爪牙也皮不傅矣于此而欲建蒐討之議信截馘之法立不可測知之防于茍且無事之日其誰以為然者夫江西地險瘠民强而喜鬬訟桂文襄公蕚志之矣崇仁樂安德興樂平諸縣萬有一爭輒聚數百人其勢非盡夸人之宮而殺其讐不止也非可安枕而卧者也使其為

公戰如報私仇此秦人所以併六國也患無以倡之者往時鎮守太監鄧原建白以贛州巡撫兼四省爲制上流而南昌知府李公承勲至賬民安以制突寇彼豈不憚于更舊制動民力哉夫亦有所懲不得已而然也故爲今計者不過三事曰練曰募曰調練爲上募次之調爲下凡兵不過曰守城曰野戰野戰爲難守城次之夫調兵者其野戰之敂與退而不可盡法者衆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無益于守城也其暴掠之慘與供給之

費衆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不止于無益也百里而
齐命者蹶上將千里而趨利者軍十三至彼遠去其鄉
里親戚以處于此豈復有愛其田閭里居之心哉故凡
籍手于調者元末楊完者之在臨安可鑒也非國家之
長計也若必以為籍調者是田單終不可以强敗齊而
少康不可用一旅也國家海寇作難八年矣征輸之令
悉於編氓焚掠之慘毒于骨髓練兵之請臺諫之章積
于掖門朝廷亦嘗拔知縣之官于不次又設專官以為

名矣而終未聞有精鋭之卒足以當一陣之寄者豈非以氣不加作則以柔脆之病委諸生成法不加嚴則以掣肘之責分于旁列自非斷疑信法預賞任功察微豪此者而曰練兵練兵是徒委虛文者也郊有壘者而尚云爾則言兵寔于斯土者固宜以為支矣然覩往事則昭然若指掌可視也自古言治兵無出于數事者每倡言之則亦老生之談而已然事決而後行則言雖近而得使機狃而不奮則畫雖深而寡成效伏險于大順慮

患于未然而況浙直連壚閩廣未靖四鄰𢘉擾方獨處
中可無一旦之慮而直為此熙熙哉太史公曰教笞不
可廢于家刑罰不可弛于國兵甲不可偃于天下用之
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世儒闇于大較猥云德教遂執
不移宋向戌晉楚弭兵其從交相見以為功而求封焉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曰天生五材
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

求去之不亦誣乎凡闇凡誣非他也人情易安而難動
時習見久而駭初故安房闥者難與議資斧之需藏瓶
盎者不可談海陵之積囂然之治非所以切寔事而慮
深長者也所以貴斷疑也自正德巳卯以來江西宴安
四十年往往撫臣亦嘗練兵又選其精者别號作之人
人自信而不至于以為戲者獨以生死之法行于其間
爾光弼之代河陽非易地也而用濟之斬則旗幟為之
加明世宗之幸潞州非易兵也而愛能之去則三軍為

之惕息上之人有斷然之意而不牵于顧盻則下之人
有毅然之志而不敢于偷安米虗行酒則一座皆肅項
梁治喪則賔客皆辦驅人於鋒鏑胥人以殺伐而托于
空言哉所以貴信法也夫師行而糧從法嚴則賞附有
程之經費不可以給出格之需有限之工食不足以奬
不凡之氣令江西之財出自庫藏者如賦書所具已不
可復有所加矣兵食相須而雖韓白之將亦安能獨以
斬馘之法得人人死力哉昔在贑軍門之始設也嘗具

請以廣鹽行湖西矣當正德間王公守仁所以能收浰頭桶岡之功者亦以資出于是而足以自給也頃者峽江設橋則廣鹽不下而稅且寡廵撫副都御史范公欽經略綀簡幾有緒矣猶懼徒手無策假令萬一將大有所用則令有司往往告乏者將何以善其後耶積貯國之大命轉輸兵之上務竹頭木屑收之厭棄之日食羊投醪分于迫切之時是安得不預賞也夫王者操勵世之權則惟明于假最大臣有分統之任則惟別夫偷勤

夫平常之事文史之閒可以優游儒雅理也而軍旅之閒則惟抱才負志不習尋常者之所能辦也然違時者有獨異之識任事者多見疑之迹機密而不可以語人則意難以遍諭功成而不能以自晦則忌至而不能以悉乎是以當事之臣常淪于不𨓜乖成之迹每𤻲于嫌疑自非在上昭然别白之保護之則幾不方疑而遽易甫定而速變哉是安得不任功也烏附以去病而亦以發病譏闗以禦暴而亦以為暴彼鞲䏶裤首而稱雄者

豈俛首操耒者耶亦椎埋不逞之徒而已用之則必有以優之優之而過則驕不可復制優之必有以裁之裁之而過則怨不可復遣故有叫呼于馬櫪者亦有横枕于民廬者犯此者雖有震世之功燃眉之急不惟人將不助其謀而已亦將有所不享其利故察入秋毫而行以平恕法漏于吞舟而將以必罰是將之物也往光武所以謂每一出將頭輒為白者此所為謹微也集此衆効即練當自精不足則繼之以募凡須調者特苟目前

若引盜入室不顧主人則可爾今天下衛所之額皆取足于罪謫者邇年以來嘗有令輸贖治矣彼不殺人則盜庫作奸其不能操戈從事于什伍亦明也故軍之耗不可復而取足于民兵民兵不能盡使而又有精兵時變代遷不可盡悉而有備無患千古律令不然桃源之奔突倏忽而至衢信宸濠之微賤瞋目而破南九固猶為有守哉前輸不易後車將覆余故諄諄道焉

按江西延袤割屬歷代不類不可詳道今制所分隸大

都境内南北一千九百里東西一千二百里中南昌北負大江依湖東北為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最南南安阻嶺稍轉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户也國家初定天下更置衛所藩屏之凡自西而南皆設衛如袁如九江如贛而東皆設所如信如饒豈非以楚有洞庭長沙郴衡之險為江上流盜所根盤而東則浙與徽皆平安號無事者可稍簡易為防哉余志歴朝兵事其所縁出入之路與備禦之地皆

非經常耳目所及然則治天下國家強幹弱枝居中制外者乃其大端而於守險制備雖未可盡億度周列至其剪截萌芽留意於必攻之途者亦不得而獨缺也郛城不可守則陶侃棄之以自全汾北所必爭則韋孝寬重之而欲備彼皆素習知其地之險易利害可以守禦及或出奇且量其敵之將與勢而度之而慮巳在目中矣故地有險而將愚者則棄地有易而敵邇者必守我利者勝彼利者敗互持者勝負十五此地之道也今江

西無桴鼓之警其民安土樂業四境一家萬姓一人無所事險又安用藩籬守禦以為隄防哉然地形不同而用險有二不過用之以為勝據之以為亂而已四隣相接事防侵軼彼度我險則用力百倍此用之以為勝者如狄青之疾度崑崙是也方以赤子忽若龍蛇依傍巖箐以作不靖此據之以為亂者若武陵蠻之依九溪以叛是也斯二者之在天下其勢常相勝語曰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衣甲據兵而寢童子彎弓射之矣意外

倉皇周慮者所不遺要在先而制之爾鄱湖固大澤壓
四郡之境春夏水溢渺茫萬頃則波濤蕩潏不可湊泊
秋高水落塍埂微露則又千條萬港舟一出其中鬼伏
神藏不可周詰而奸民聚居則行賈風舶不得安致甚
或剽刼大姓恣逞無忌捕急則入匿其中國家巡司之
建一省百一十三所而沿湖者一十有四蓋謹之也他
諸嶺北逦廣建信接閩皆萬山盤迤官府捕隷足跡之
所不能至民窮或負釁逃入其中教之搏噬出入事連

數省則彼此相持莫之誰何彼方恃其窟穴而有司又以逋負急征之無罪虐易生其憤心聚而得志其為隱憂豈可一二數哉其勢非有以翦截之究詰之則且聚而不散此非不見形影露端倪也而言無害者㚷茍安枕爾故江西大勢凡四鄰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為咽喉境内有警皆所當慮而贛州尤為樞機蓋大江之舟入自湖口則乘風南指不啻警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舟而北猶之建瓴也而數郡皆

糜爛矣正德初年巡按御史臧公鳳上言四事一謂假
兼制以安地方南贑二府接連三省流賊出没東西北
方不相統攝文移約會動淹旬月以致賊多散佚事難
就緒今命都御史兼制四省接境府州隨宜調度則盜
可息奏可施行而其後御史楊公必進亦上疏畧曰南
京根本重地淮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荆蜀
江漢會於九江而贑吉撫饒滙於鄱陽湖口國家于九
江開府置衛又制兵備以專守之而湖口曽無一卒之

戍非全策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關餘積各置戰船百艘俾相為應援以南康黄州二府隸九江兵備守備而巡江御史得以往來巡歴則荆蜀諸盜不敢窺九江贛瑞諸盜不敢窺湖口今南京江口雖有水操不過文具乞命操江都御史將水操事宜詳議舉行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各以時演習水操則水道可無憂矣江西閩廣之盜泛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德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祁

門池州衛一所屯建徳復於要害臨險守以弓兵謹以烽堠則陸道可無憂矣下兵部覆令南京内外守備官及撫按官㑹議以聞事竟不施行二公慮誠深其於金陵之勢猶有關涉而楊議竟不見實事豈非所謂虞苟安枕者哉難者曰百里之邑雖狹而必有邊一圍之山雖卑而必有趾邊與趾即險也子之論設險其於平承無庸且置也即擇而後守則變不可預圖若必皆守是安得兵悉給也且如往事贑石灘虔州之峻阻也李遷

事終於敗亡生米渡南昌之坦途也岳武穆藉以破賊十四地之形孫武子之所不能窮而穰苴白起之所不能備也予悉圖之其將盡乎不圖則書無所庸之而子奚以籌耶嗟乎是非予心也余之論設險亦以告有司與吏於兹土者而已非以謂將也自兵法而言之擇險而出奇者名將有所不足因險而預備者庸令可使有餘自治法而言之克盜於已形者廵撫有所不足散盜於未聚者簿尉可使有餘自昔先王之定國也彼亦豈

必盡求為捍敵哉而公劉之始至邠也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而文公之徙楚邱也必恊之中星而陟之景山彼所以為眷眷不憚煩者葢擇地以居民處於陰陽風雨之會以協其性而寒煖燥濕必避其鄙故燕趙之慷慨非獨輕生也齊人之詭詐非獨不情也淮南多瘿長沙重脽彼非獨不理身也食其土之毛又因而習焉少長相承則以為固然斯所以為俗也而成則不可復制矣民誠重遷懐土然去兒齒者漸則不驚此其利害與

介胄而取勝者相萬萬也故良有司者視其所居察其磽肥夸曠不使其處峻阻也即峻阻矣既居而安土稍據以成俗則以計散之不使之保聚也鄰有跳梁而吾民適肘腋其間則明其保伍不使其合而又防其鬭也地險而遠聲治叫呼之所不達則時聯而集之警以象魏而夸其所憑依不使其自遂也即不幸習成而事遲機萌而牙㨽則潛謀密計解約判仇沉沉冥冥不弛不驚不使其驟發也如此而又能時征輸寬剥擊與之休息

教其子弟而植其田疇結洽膠固蕃庶蕃變則彼亦各愛其妻子室廬以求老死者人情之所同雖有高城深池不敵人和而况深林大澤亦庇以生彼安肯舍其所甚利而求必死於安全之日哉此余所以告有司與吏於兹土者也

千金陂論

徐良傅

論曰余嘗眺擬峴臺周行千金陂上退而覽觀載籍睹其興廢之故可異焉初汝水自盱來達于瑤湖望郡以

趨西合臨水抱郡城若環玦此山川之本性古今之經流也其利民之大俗所共睹撫三面阻河以形勢則壯充溢支渠以水利則博傅舍臨隍以譏守送逆則便舟楫達于四門以轉輸懋遷則利而風氣完固亦在其中矣此昔人相土卜勝設險建國之本意也然自瑶湖以達於令孔家渡地平衍而土疏惡中唐時始決一口春水暴嚙岸善崩阡陌歲縮支港横溢正道陻淤生民坐失鉅利上元間守臣嘗建華陂以遏支而行正大歴中

刺史顔真卿繼築之名土膡陂貞元中刺史戴叔倫繼築之名冷泉陂咸通中渤海李公繼築之名千金陂軍倅柏虔冉始為之記而千金陂之名至今未改自此水復故道西過黃塘橋口湧速㷊之流東則長寧長樂臨汝西則靈臺四鄉之間溝澮綺錯脈絡股引灌田各數千頃言水利者尤急焉宋紹興中郡民王姓者獨修之嘉熙中太守趙師郯又修之淳祐中太守葉夢得又修之時則教授趙與𫟼為之記趙記視柏前記為詳今所

賴以知此陂顛末者多二記之力也宋季元末兵亂相尋陂復大決延至於今無慮三百年支流日益深廣唐時決口纔數十丈宋已倍今則三倍之矣趙記中所載修築之費錢二百緡米二百石嗚呼尚可言此哉弘治間訓導王溥主簿李鄂先後奏請修復事下有司輒以時詘而止嘉靖初太守祥符李公茂元採諸生章袞等議慨然欲修築之時無撫按主之於上木石畚鍤已具竟為監司所阻至二十六年巡撫傅公鳳翔以興革事

宜詢諸郡縣臨川令條上千金陂議而先是十年傅公清戎江右問俗於士大夫備知陂之宜復及見是議忻然報可逦檄委同知陳一貫專董其役陳亦素欲為民興利有志是陂毅然身任其事而過聽訓導楊演計以松櫃實塊横截中流下多跌漏其後復檄通判潘梅佐之潘以竹絡籠鵝卵石陣之旋即摧決蓋故道之壅沙尚高而大川之洪流愈激踰年隄成百姓懽歌而識者固憂其潰矣未幾雨漲果決陳亦以考察罷去倡為

浮議者遂曰古之長民者不防川不竇澤陳之亡也防川故也是亦不察甚矣夫隄以障決流而復故道此韓子所謂不塞不流者也豈其逆天地之性而魯公諸賢肯先為之乎宋元豐中曾南豐記擬峴臺曰風檣沙鳥出乎履舄之下民樂耕桑以自足野牧不收露積不垣生民富强庶風可徵而淳熙嘉泰間守郡者即今文昌橋相繼為浮梁數十艘東萊吕公為之記是唐宋盛時水皆由故道歷數百年攸固無恙何防川之有昔西門

豹為鄴令漳水在鄴旁而不用史起譏其不仁不智後起用之鄴以富庶民用歌舞今撫之利莫大於是陂匪直引漳水築鉗盧資灌溉一節之利而已百姓歌且舞焉豈後史起哉況陂之成者什八九決者什一二而募金在庫千有餘兩募石在工萬有餘塊可不別費一錢而足者顧為令之計宜先出故道高沙置之堤外水道既順然後投巨石以塞決口一顧盻定矣今不咎往者之失策而遂謂提不可復豈非因噎廢食者哉

唐

廬江四辯　　盧藩

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為九江郡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郭出山海經按海内南經云三天子郭山在閩西註云在歙縣東浙江出馬海内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註云即彭蠡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郭江南之郭由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

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盡有揚州之
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誅
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爲淮
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
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顔註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
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
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
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有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

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式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而名山慧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言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鄡陽武帝南巡封為大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山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

山在彭蠡之上亡丼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滙於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是

宋

九江彭蠡辯

朱子

嶓冡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迆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於海又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為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

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衆其事實是否為也
是以為之説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説九江則
曰江過潯陽派别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説彭
蠡則曰漢水所滙而江水亦往會焉説北江中江則曰
漢既滙而出為北江江既會而出為中江也説九江則
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説敷淺原則但以為漢歷
陵縣之傅易山在今日為江州之德化縣而已如是而
言姑為誦説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攷之吾恐其

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别為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横斷一節縱别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九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况洲渚出没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説也若曰旁計横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

不知其當為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九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為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滙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

州南安軍西自表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豬以為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滙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别山下南

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居北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滙為彭澤而江水亦

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一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為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為病者為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為茗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為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瀍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

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别之說何獨至此而辯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説也若曰洲别則夫九江之鑿吾既辯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為江漢之别而湖口入滙之處又當各分為二以為出入之辯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横渡之處予甞過之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

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别乎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説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

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説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説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眞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

思而不攷者既昏憒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為之遷就穿鑿以葢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祕監旦近世晁詹事説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説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葢洪

水之患唯河為甚而兖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疎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

為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為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攷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滙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横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

求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荆山而逾於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它書攷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爲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

岸即為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為無源而必待漢滙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為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别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源又不止於廬江而已

也以此而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為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於彭蠡而別為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為湖漢正以其澤名之而復舉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為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為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

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會豬為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得而專也至如鄭漁仲漢水衍文之説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於滙東為中江入於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為新奇之

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於河而以為導岍岐荊山之脈使之渡河以為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有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脈皆自代北寰武風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

水則西流以入龍門為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道幽兾以入於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為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為衡山之脈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葢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

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徑潭衣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於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脈能度九江而其度又直為敷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為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傾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它人之所及是亦極巧

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敻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説而强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説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攷也因并論之以俟來者有以質焉

明

禹貢疑誤辯　張吉

貢於嶓冢導漢之下則曰南入於江東滙澤為彭蠡東

為北江入于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氏皆以為彭蠡乃江西諸水所豬固無仰於江漢之所滙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執是以疑經文之誤其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細觀其說而以經文證之乃知經本無誤二先生之說皆過論也夫滙本訓迴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於是迴旋渟滀豬而為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

流而逆注倒積洊為鉅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滙為澤蓋如此雖無仰於江漢之所入然實頼其下流充牣故湖水壅閼沮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内而為滙也若其截入為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此東滙澤為彭蠡東迤北會于滙本無誤也漢水不言會者為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乎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

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漲是已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者不言可知非謂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爲二江也此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入於海亦無誤也而理明義精如我朱子九峯又其高弟乃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況經文簡與其言南入於江東滙爲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

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今却又云本文自有謬處與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强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今湖口為江漢所滙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滙彭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於滙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横截而南入於鄱陽又横截而北流為北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

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葢經意以為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不可泯滅故有東滙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為二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說以為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三句疑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然渭水洛水皆入於河河源遠出閼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汹洽而洛渭二水

近出烏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於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為敵若夫江源出於岷山漢源出於嶓冢既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掩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為滙為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於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荊州則曰江漢朝宗于海對舉二水而並言之貢之立義精矣嗚呼經賴真儒而明貢有朱子及蔡氏者為之辯析其義猶晦信夫說經難矣

國朝

敷淺原辯　李瀅

按敷淺原出於禹貢其名最古考書經註疏及漢書地理志皆以為即豫章歷陵縣傅易山又水經云敷淺原在豫章歷陵縣西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一統志云傅易山古文謂敷淺原也根盤三十里為德安一邑之鎮準此三說則敷淺原似非廬山矣然考德安之傅易山甚小而卑不足當匡廬之什一今觀禹貢所載言水

則江淮河漢濟泗彭蠡震澤言山則太行王屋碣石太華岍岐岷衡皆名山大川為九州疏導所攸係茲言導南條江漢之水為濬江水之經始不應舍其大者言其細者竊以大禹之時距洪荒未遠豫章諸郡之山川未有定名言敷淺原者即蔡傳所云岷山之脈其南一支度桂嶺北徑袁筠之地迤延過九江諸山之總名耳謂廬阜一帶并傅易諸山皆敷淺原則可謂敷淺原之非廬山則不可蔡傳以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

所當紀志是明以廬阜為敷淺原祗因無可考據傳疑未傳信也按南康舊志山南紫霄峯有敷淺原三大字未詳何時劉石王忠文禕六老堂記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李夢陽瀑布賦遡敷原之上疆其說固非無據者至鄭端簡曉古言遂確然以敷淺原為廬阜而雲間夏允彝合註又引大禹治水刻石為證而深辯漢唐註疏之非余於是編之志輿地因詳載經文傳註并諸家之說以為廬阜最古之名出於禹貢者如此

太白書堂辯

按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有青蓮鄉後废為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杜子美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杜修可引范碑解之曰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而黄鶴注引太白廬山諸詩及南康軍圖經太白送姪嵩遊廬山序辨之以為指潯陽

匡廬山而言至近代楊天恵彰明逸事又云始太白與
杜甫相遇梁宋閒結交甚懽久乃去客居徂徠山甫從
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故甫詩云匡山讀書處
頭白好歸來學者多疑太白為山東人又以匡山為匡
廬皆非也余考正史及太白年譜天寳十四載乙未白
避地廬山為永王璘迫脅至乾元元年戊戌流夜郎巳
亥半道承恩放還曾文定鞏翰林集序云永王璘節度
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又太白居廬山見於其詩

文甚夥杜陵之詩蓋願其得遂終隱之志而以匡盧爲歸曰不見曰歸來危之乎望之也考吴若杜詩編年載此詩在綿漢梓州間而黄鶴注以爲乾元二年作與楊氏彰明所紀歲月不合至曾南豐序又云白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計其地與蜀最近又范氏所爲墓碑距太白時不甚遠所云大匡山太白讀書臺尚存似非無據杜公之詩或祝其生于斯者歸于斯又或以巳之客所望客之歸皆未可知今爲兩存其

說云

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乎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生平多難嘗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

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明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内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

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竒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案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卒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還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

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豈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𧃍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説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四日

龍泉縣上宏修橋説　　文天祥

修橋闢路佛家以爲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

為之趍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猒也予過泉江道上宏闡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葢毀家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為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葢可取焉邀予為之疏惟予不得以與斯舉也郭老矣廹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為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腴人以肥巳者為有閒矣郭公之所為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巳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為善者

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曇發使持示是邦之可語者

明

封禁考略　　李　鴻

信古荒服所謂吳頭楚尾是也秦尚為不毉之土漢武帝征閩越由分水關入而道路始通不及貢賦東吳始建郡治析為二縣歷晉至唐徙廢不常乾元初信州始有書襄云求平江南分為江東路于鉛山分水關置驛

由崇安入閩又於永豐柘陽關亦置驛由浦城入閩是為二大關相去數百里而其間空棄數百里在分水崇安之東柘陽浦城之西者則所謂封禁山是也在昔寇亂大抵由是醸釁是以傳禁不通人煙入我明而始益嚴扃鑰因以得名其隷建寧者姑未暇述其在廣信者實名銅塘俗傳產銅殊未可深眈令江西通志及郡志皆云此山在府南百里險絕陡峻稱為一郡要害山有九井幽路偪側僃歷險阻始達餘則不可復入矣人跡

既達平陂遠近皆不可得而知也峭㟧蒙茸攀援藤蘿僅得至半𠦑者則滙為水澤臨為絶壑毒龍猛獸之所居也前世傳此山周圍數百里實廣長各三四百里北東西三面則屬廣信屬邑之上饒永豐玉山南東西三面則屬福建建寧之浦城崇安䢺縮帶三省而去浙尤為密邇永豐小路一通衢之江常一通處之龍景皆僅數十里是謂三省之交其在分水柘陽二關别有小徑可通往來者往時大盜葉宗留鄧茂七陶得二等令其

黨陰通間諜人不復知載在鴻猷録可考又自鉛山接弋陽貴溪别通邵武延平建寧三郡皆在萬山間遠者相去數百里近者百餘里嘉靖四十年邵延山寇突至貴溪江窰山所經弋陽亦被焚掠皆由此道賴都御史譚綸總兵戚繼光擊却之即其地也水脈數十條總為三支一支合上饒永豐經貴溪下流入湖而合于江一支合崇安浦城由福州一支自永豐至江山會台衢經錢塘皆入于海此其壤境相通之大槩也封禁一山有

內外新舊二處其界則始前代永樂宣德間鑛徒入山久之鑛乏山崩没死者甚衆今名陷坑俗名陷人坑此為封禁内山之門戶也自此而外如葉芳舒里巳坑與永鉛二縣所屬各隘諸土名不可勝記則自正統討平宗留之後槩為設禁今已盡成宿莽矣内山深邃奸究易於託跡非設外禁以固護之則寇盜冒險一入即可列柵自守因以其間時出剽掠為害滋蔓矣有如尋引斧斤實當隧而為之除道也前自此山徑路稍通之後

即爲亡命淵藪其始託名採木實則利於銅鐵或妄意其間有銀鑛也考之往牒大抵盜首以此誘聚流民流民不知從而蠅集始則各挾所有以銅鐵貿易往往相矜以利又割取自長之萩栗或擊鮮烹肥恣意無禁初不憂其乏已而積久食盡於是刼之爲盜自相部署出没無常實計出於無聊耳

國朝

九江考　　　　樓儼

考之禹貢曰九江孔殷曰九江納錫大龜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又曰過九江至於東陵再三提掇豈是空文而後世晁氏以為洞庭曽氏實以沅漸元辰敘酉湘資醴水依約禹貢採摭水經夫豈無見而以云尋陽九派則大相逕庭矣尋陽記云一曰烏白二曰蜯三曰烏四曰嘉靡五曰畎六曰源七曰廩八曰提九曰箘緣江圖云一曰三里二曰五州三曰嘉靡四曰烏土五曰白蚌六曰白烏七曰箘八曰沙提九曰廩茫茫禹跡今皆

不知其處新莽之改豫章為九江也劉氏則以湖漢九水入彭蠡澤者為九江恐亦似是而非史記去古未遠河渠書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其言若信而可徵後之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後漢書郡國志尋陽縣注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或者漢時猶有遺跡可尋則各家之主尋陽者亦非無因也若夫九江置郡本屬無稽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自陳徙壽春號曰郢秦滅楚

於此立九江郡原兼有廬江豫章之地則是秦之命名未嘗不本禹貢而執其名以求其實則不可也即如廬江郡名本山海經而謂所過彭澤即為廬江亦難附會要之漢之九江郡今之鳳陽廬州滁州和州也定遠有九江郡城可考漢之廬江郡今之安慶也有皖城巢城樅陽城可考漢之尋陽縣今之九江府也彭澤之小孤山桑落洲一名九江口北岸即是宿松德化之潯陽江北岸即是黄梅廣濟猶有尋陽故城焉按晉書地理志

元康元年割揚州之豫章鄱陽七郡割荆州之武昌三郡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潯陽郡屬江州則是今日之九江府原非昔日之九江郡矣惟是秦九江郡本不濵江與尋陽九江自不相關而謂尋陽九江與禹貢亦不相關則又不然葢尋陽一江兼納江漢彼洞庭之水亦何嘗不從此入海然則緣江圖之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亦可想見程氏論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

湖略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可謂善於解經如是而曰尋陽之九江即禹貢之九江可也若以東陵敷淺原山川之變遷紛紛置辨固矣而陋者乃据廣濟蔡山大龜牽合九江則又徒滋其鑿也

明

重修忠節祠疏　周忱

廬陵郡城南舊有忠節祠以祀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文信國公諸位先達歲

久傾圮莽為邱墟茲當文明盛世觀風至此欲興復以為士庶瞻仰之所且以為天下後世之為臣子者勸然而工費浩繁必資衆助乃克成功郡中賢士俱請題名伏以忠節名儒實千古人臣之典則春秋祀廟乃四方君子之瞻依表彰有繫於綱常興廢必關於政教惟廬陵之大郡比鄒魯之名邦倡天下以古文素推六一為江南而死節咸仰忠襄至若澹庵之抗疏朝廷以及平園之盡心輔相誠齋垂老愛君一飯之不忘信國捐軀

繫獄七年而必死固雖一郡之鉅公總是斯文之元氣昔陳蘋藻曾贍大厦之宏規今作邱墟無乃明時之闕典屬兹按治相與贊襄托郡邑以經營賴賢豪而齎助屹棟梁於此日滿期重信義而輕貨財復香火於千秋足以振儒風而勵忠孝便掃一筆莫惜千金

修復章江寺併建塔募緣疏　李鼎

章江寺一名龍沙章江禪院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慎修有章江禪院記又禪林寶訓稱有章江集又日

涉記稱晦堂禪師住章江寺其法嗣則有湛堂靈源死心輩云今桃花鄉距樂化舖二里許有章江寺下院亦一證也夫人事有廢則必興天運無往而不復乃者龍沙島峙已應真仙八百之期騰茲鳳刹未興實籍宰官千倍之力祈成勝果敢薦蕪詞豫章郡大江以西一大都會也五嶺當其前九江注其北表以匡廬華蓋之勝帶以彭蠡落星之流其重門則有二孤入雲廻狂瀾於既倒其近尋則有十川縈秀每將去而復留若乃界於

南浦之濵西山之麓一沙曲抱萬派朝宗望之如長虹倚天即之如游龍出水者楊子洲也東望則煙生萬井西眺則霞蔚層巒江湖縹緲以分流吳楚依希而界道其下靈和一潭澄澈如鏡振衣濯足殊有出世之想鋤雲耕月瓦礫往往間出或曰此章江寺舊趾也且其地屬會省襟帶宜龍城作鎮是為外屏宜鴈塔參雲可稱文筆頋重臺雖累土可致而扛鼎匪衆力弗成玆幸元老當朝羣公就列信地靈人傑際千載之希逢請捐俸

助金建一方之保障謹疏

國朝

募修吉安墩題疏　李元鼎

葢江城固有九洲三墩云兩湖諸水滙城闗而出墩則砥之諸洲環抱居然形勝也墩曰羅家曰應章而吉安亦列而三之相傳有數姓居其上皆為吉語歲徵其一丁之賦以輸吉亦不詳其故余年來卜居城南每扁舟往過江天一望彼兩墩者或亭閣翼翼或鼓鐘不絕獨

吉安墩僅存培塿若浮若沈於洪濤巨浸中心殊為動一日僧明綱踵門來告曰將有事兹墩以余為吉安人求一言倡之余笑曰愚哉僧也墩名吉安而墩固不在吉安也何必吉人而後言亦何必不吉人而後言哉僧固往募之積壤成山精衛填海必有起而共此願者他日墩成以一把茅蓋僧亦如當日羅墩之從荃草經始焉者將來建亭閣而新鐘鼓與兩墩峙而三朝梵夜燈互相響映則以形勝歸南昌而仍留其名以與吉安亦

無不可者半山千古謝公無恙夫亦曰郡固已誌之矣

螺溪修橋題疏

螺溪之水出諸山間其勢來而怒流其橋為南北之渡津車馬行者至夜不息無橋則春漲夏潦遂成危途經過歎息羅匡湖給諫手疏勸邑人士伐石梁之久之復圮至是重修事半功倍過此則費愈難而事又不容中止余所以與申叔昆仲亟圖之也余觀世間人事天時各參其半則諸務就理若委之天時不修人事積習悠

忽將不復振又思初盛中晚制作堅脆往往迥異雖極微細事足徵人心風氣焉名山勝蹟架壑飛虹前代欵識尚有存者用物亦弘於後人豈豐初儉末天時然與抑人心廣大識量自别也故徒杠輿梁歲終亟治乘輿之濟子輿氏猶病之又況束手旁觀不肯一濟溱洧者乎古人出而利頼於國入而庇覆於鄉要其志趣不在乎一身一家也余因梁螺溪畧書所見用相勸勉令日人事可補天時而世道方盛之象者多類此餘固可不

論也

會城文昌宮魁星樓募疏

江城文章之區大儒之域也舊有鎮蛟之宮兼以讖隱龍沙尚神仙家者歸焉及馬駒選佛上藍浮屠氏之教因而競起於是二氏之說行而修廢舉墜靡焉成風文章之區未有過而問者噫可歎已李子曰江城故有文昌宮云創自萬歷四十六年中使潘姓者規模閎遠璇題桂礎匝以石闌皆雕鏤為之崇禎間臬司江公重修

戊巳之變江城滌宫榛莽不勝蒿目其大者三學黌序幾等瓦礫賴鄒魯之靈當事次第修舉於是宫牆巍然改瞻文昌有神儒門精光炳燿之府往者多祀學宫之側以其表裏儒門其典有自不獨宜與瓊觀琳宇媲隆已也即以瓊觀琳宇媲隆彼夫蛟宫馬藍亦且繼學宫而興矣表裏儒門所當臚祀典者又烏可已乎史稱北斗為帝車運於中央斗魁戴匡司命司禄等六星曰文昌宫則凡在文昌宫者斗魁主之式斗魁以欽北辰敬

天之道也敬天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禄命在其中矣江鄉文運蒸蒸方起神之聽之所謂追往哲而繼盛美者誰非聖人之徒歟而可令其不得與二氏同增焜耀也哉

虔州鳳凰臺重建石蓮庵募疏

吾邑念庵羅文恭公從新建王文成倡明理學新建督撫虔南日公數過章貢因與何善山黃洛邨二公為性命交二公皆雩人入陽明室名與龍溪緒山齊語曰江

有何黄浙有錢王是也公之善何黄者人未盡知令攷
贑志何黄傳亦無言及與公善者嗟乎是豈可逸哉余
每讀石蓮洞集見所與文成及何黄二公往復論學書
不下千百餘言而家藏公手蹟致家學博訒齋公有云
春初如雩了善山公葬事區區束裝在元日適得洛公
書則此心已在羅巖上矣若是公一日何嘗忘虔州哉
當時虔之士爲公門下者託以蔺若卜築於郡之鳳凰
臺爲公講德問業地且置有贍田若干畆以垂永久兵

後余容章貢者再訪公之故蹟杳不可得而所謂鳳凰
臺者荒為榛莽遑問贍田哉辛丑之雩陽遊羅田巖與
孝廉易去浮梅子鶴諸君賦詩紀事咸感異代來遊甲
子之同蓋昔者嘉靖辛丑為公來雩歲也鳳凰之祠嘗
寤寐於懷而託之若難其人今僧真源來章門募建此
庵實獲我心於是遂樂為緣起擬即以石蓮庵題之蓋
石蓮洞為文恭公故居既以不忘公且使過此地者一
瞻顧而即起仰止之思即世遠代隔皆得羹牆見公而

親炙之者又豈與荒煙野草共深禾黍之感乎哉嗟乎為浮屠氏崇飾夸誕人或然疑參半若夫廣勵風教則凡有心者所同有事也真源浮屠而具此志願可進而與吾徒語矣

契真寺募建瑞經閣疏

贑之田邨有羅漢經不知始於何代傳有十八儒生投宿比昵不見遺此經中多水戲文間以萬五千佛菩薩及藏經名號古澤堅栗為藏經紙無疑墨光烱烱字畫

端麗共十八卷遂曰羅漢所書據朱瀑泉記寺災此經
飛入瀦潭直指使見舟底火光命汨者得之今水火痕
迹現存又云寧藩取此經去感夢仍送還寺瀑泉王孫
也所聞或有之又經無首尾傳紀或為人所翦截殆未
可知又據經首三藏流支在胡相國秦太上文宣公譯
或謂姚秦時物吾觀凡經多曰姚秦不必傅會也近聞
有縣令置經膝上繙閱遂以毒隕又聞某撫軍請經入
署有紅白蛇見之異余意所重猶不在此獨是經在田

邨數十里內人物繁庶雨暘時若歲和年豐疫癘不作且禱無不應又有異者十餘年兵興以來贛當閩粤江楚之衝萬山險塞窟穴者多兩經距守大小數十百戰破城之際四野非兵即寇此往彼來或不保首領或身被重創或焚其廬舍掠其妻孥傾其蓋藏伐其墳墓甚至門戶盡絶邨落皆墟唯田邨安然無事遠近被兵者來相依棲亦復無患謂非此經之力不至此故人思報德建閣崇奉事理宜然市木半埠山中商益直爭購伐

木覺有異發恐怖心願償直歸寺焉計木二千五百有奇時谿水驟漲凡商木悉漂蕩而寺木如故且涌入回流轉旋而下比至寺門叢棘阻抑不復去此一奇也又有人施大木一株五尺合圍突有爭得之者發衆僕往舁僕墮嶺十餘丈木亦涌下首尾髙半尺中一坎卧僕焉同役倉皇手舉大木出乃禱祈願以木歸寺而僕者甦及舁木非數十人不能舉始知神之示現甚赫也縣是感動闔邨農事方作約夜為運甓自河及寺人林立

遞相手授十萬𤣥一夕而盡丙申余來赬迎經至嵯峨山展觀䕶經僧衆乞余為疏莊嚴經閣立禪堂為永久計余思有功徳於民者宜祀之況經之感應如此耶因備述之以告夫臨涖斯土下至士紳編氓宜各種善因自求多福焉至經云萬五千佛菩薩名號未足為多有億萬微塵諸佛菩薩中側入一座是在發露巳過出大誓願悉求懺悔此又一經大旨余不惜為衆披陳之也

地藏菴疏

小園滇茶一株花開大異凡植余往以詩易之地藏僧有羣鵶不換換名花句相傳以為美談庵依灌城舊址從土埠望之欝欝蒼蒼並不見有庵者循級委折而下得庵焉無多屋宇負岡面池締構秀野佛像莊嚴前後左右非種蔬則植花竹無一曠土皆僧定慧拮据成之亦精藍也余每厭城内塵緣紛沓同博庵學憲遂初掌垣過之飯伊蒲快談竟日以為常因相與約曰會城内外不乏名梵古刹惟此一笏袈裟地頗宜於幽人韻士

堪結香火之緣韋䭾殿之前俯臨池廣不容趾拓而築之環以朱闌池内放生種菱藕周遭植桃柳芙蓉更於高岡結一茅亭登可望遠則西山南浦風飄雲樹居然在目不幾芥子納須彌稱勝槩乎僧曰池非我有費將安出余曰名藍古刹偶然修建動需數千百金非當道大宰官不能任若此小小點綴隨其願力不過各醵數緡便可有池有廊可樓可遊可歌可詠世外相對安見白蓮香山之社不踵於今日乎二三同人當不河漢吾

言也適小飲滇茶花下僧來索書遂走筆付之

募修三江橋疏

李振裕

余宅憂卧章水上有浮屠氏造而請焉其言曰廬陵舊有三江橋向修於公家大冡宰今杝矣將謀所以復之乞公疏以告四方時有負土之役弗遑也乃致書郡太守郭公邑令于公曰橋梁道路亦王政之一端也公其加意於此乎孟冬之十五日溯流及郡則兩公業爲疏題經始矣余抵里門見有儒衣冠者曰黄嗣貞及某某

余乃揖而進僃賔主禮三子皆曰願公一言為三江橋倡余謝不敏曰余學聖人之道者也烏能以福田利益之事倡導鄉里哉三子應聲曰否否此未可以概論也某之所以力請於公者葢將為德於民兼施濟之利勒之貞珉播之遐邇承先賢之遺澤垂利賴於無窮此固公之志而某等専以此望於公也余謝曰如子言誠知道者但余隨先司馬宦遊閱歴南北幾徧獨旋里不數數實未覩所謂三江橋者請晰言之可乎曰唯唯問其

所以得名曰橋在郡治之北二十里其流出於坤谿與鄢原及所謂山前者合三江而統滙於兹則先廷尉琴岡公之故里也問其經始之人大小之制曰橋之來也久矣明隆萬時嗣貞之先曰永齊躬募而修之增四墩為五三洞為四叙而傳之者則陳蒙山先生也功甚勞而制未備傳二世為嗣貞之考顥甫氏孺渾以橋故謁冢宰晦庵先生先生慨然以修復為已任規畫審視較昔綦詳為撤木而礲石馬首捐金若干自郡邑大夫下

及鄉之耆老士氓斂三千金以助經始於巳已迄甲戌凡六年橋乃成蓋明崇禎間事也歐陽醒庵先生為之記至今頌大冢宰之德於不衰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三江合流其勢迅激不可遏而荆楚粵閩四達之衝也當春霖暴漲時軺車驛騎往來踐更士卒將天子之命動關民瘼軍機者至望洋不得渡其廬吉二邑之有事於城者徑道紆迴既遠且勞冒涉危險又常有風濤覆没之憂此君子所以動念也曰嗟乎此橋誠不可已夫

以數十丈之橋拯百千萬人於不測之地其旁及於荆楚粤閩凡往來吾郡無遠近之人莫不蒙其利焉況昔之撤木而易石也歴歳多而為功難今因其石而補綴之則力省而效易吾知助財與力與工與米粟者之踵相繼也當事諸君子登髙而呼九邑之人與夫荆楚粤閩舉凡東西南北往來絡繹無遠近之人莫不踊躍贊歎以助其成不旣休與雖然天下事不患於不成而要期於可久昔之人規畫於此可謂審矣今未三十年復

有崩頹之患蓋由溺於因循兾止委斯民之大利任其疾苦號呼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畫一策出一議捄其獘於傾危未甚之際及隳然大壞乃全舉而委之後起之人嗚呼必有任其咎者矣令者黄生嗣貞承其先三世遺澤思為利於無窮其志可以為後世法一宜書僧智緎大發願力思以津梁世人結茅趺坐虎豹見之不敢逼二宜書古之人士與凡道所往來者皆追思脢庵冡宰之遺德屬余繼其事三宜書雖

無三子者之請亦願載筆以從事矣他日橋成當書此為之記

明

黎川文緒引　　王　材

新城本吳晉以來東興永城二邑境也後合於南城宋紹興中復析南城之黎灘鎮名邑曰新城故新城稱黎川云虞文靖公作新城學記言未縣時故太學說書李公覯直講王公無咎尚書左丞鄧公溫伯處士灌園呂

先生南公巳生於其鄉有盛名於天下而吴文正公送左令序又言宋三百年儒科撫建九邑惟新城有進士第一人謂張公淵微也先後名賢隱見崇庳功烈不盡著然其節行文章即匹夫一命往往顯名當時葢又不特四五公而巳後來之士景其風軌不可復見則幸其有著述者存而歲月遐悠簡編淪逸令惟盱江一集尚全諸賢徒有集名且並其名亡之者亦多矣余退居之暇念前獻之遺旁搜亟録間得百之一二輯而傳之庶

亦盡纘承者之責以無忽此地靈之所鍾也與

國朝

重修龍池廣濟橋引　　趙　京

橋以龍池名志地也以廣濟名志人也志地者何因置郵而得名也志人者何因一真而得名也一真者明莊皇朝戒上人也先是邑南通廣昌驛鋪曰龍池其下水聲潺湲泝流而上星石雲疊一望匹練溯湃滙東流溪者凡三四悉從閩隘發源自南梗白茆百丈木瓜湍激

紆折數十里而入盱穆廟壬申歲大水橋圮維時遂昌蒼源鄭侯來莅兹邑甫至均虚糧撤客兵興學禮士洞悉民隱百廢具舉命僧一真題疏繕舊邑人知僧拮据勤瘁而不知橋之再興侯實董成焉丁亥歲復大水加以頻年兵燹向所云廣濟者復圮焉余悲鄭侯之績恐都人士久而遂忘也託衲子再募修之蓋鄭侯莅豐多惠政因以廣濟名其心存乎愛人非若浮屠說有如是作如是受想也嗟乎世有蒼源在又何患無一真其人

哉

募築葛溪堤引　　陶燿

弋負山臨谿谿由玉山導信陽百川之水入馬諸山隘束蜿蜒奮伏瀠洄紆折幷流而注於弋東合靈山岑陽諸水西北溯流葛源演瀁南注少折而東合於大溪所謂葛溪是也溪之右地庳土疎鹵泄善下隄之使東逆折以入大溪怒流洶湧衝激排盪勢甚悍葛水弱且狹力不能敵輒幷引逆流回嚙其隄故屢築屢潰崇禎甲

申弋令山陰王君審度地形儲木石備畚用畚梩既盛畚鍤斯舉五越月而告成比歲寇燹弗靖流亡轉徙農弗獲耕士弗獲學商旅弗足用繇則匱重以災祲交厲積逋二萬五千有奇邑益困敝守茲土者紀紛旁午晨而興夕而入簿書督責之不給其何暇之能舉余視邑五載邑之士人陳所以興之之利數請於余雖然興之而無其術有其術矣而不得其人猶弗興也弋為兩粵吳楚孔道舟車輻輳人文炳乎邦國自經兵革害不少

魁豈獨山川之咎抑或人事之弗共以至此極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國富而力紓力紓則禮樂修教化明行之而力爲之而成故其舉事也易今則力役日煩宿逋累累峻法以繩其下財困而力絀則呰窳偷生民無樂業安於怠惰廢弛益多故其舉事也難以凋敝之俗行久廢之令而責以難成之事自非邑之賢人君子敎之勸之鼓舞以爲之倡其不能以强民也審矣余憫前賢之勞懼隳棄厥緒經營謀始爰諏爰度問役幾何

人工幾何程資粟幾何儲錢鏄之屬幾何需其伐石也欲堅其培土也欲厚其隄欲密以深其植欲崇以廣數者備而廢墜舉雖勞而瘁何敢辭焉邑之士人既有同心必有以分余之勞而復昔之舊者願委心而受教焉

安福縣四十五都募建義倉引　劉昆湣

吾邑東廓先生社與湖山之社所在皆有而三五先生一設東湖一設廣明寺以便出納獨本都山峻道險未有合建者先鄉泉公行之於族雖饑饉洊臻此地亦熙

然自若明季改革十室九空分貯合積蕩焉無存側聞
先君嘗嘆丁亥告荒鄉之餓殍先後殣者二百餘人嗟
乎誰無父母待哺不與誰無兄弟啼饑不顧誠有輾轉
沈痛欲救無策者今幸際清平可不早為之所哉隨勸
我族各捐所餘設倉已而謀諸康君敬寬王君漢若即
同家侄懿叶各捐一二百桶為倡滑雖力綿亦歲輸有
差爰建三倉於外三倉於內以隨地之便斂之七月散
之五月以因天之時借以匱乏息以什一賙以窮獨以

通人之急夫同都邇也各捐升斗於有餘之時易也久不為者輒謂豆區小惠耳或曰暱於鄉私甚頗安得生今復古而井授之而家給之而九年蓄之何如村自為積亦可稍收卹以小康也施由親始無求諸遠勿以善小弗為毋求諸難社倉亦云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一